

乡村记忆

# 母亲的小秋收

鲁从娟

小市的角落，一位大姨的摊位上静卧着几样秋日的馈赠：三个表皮斑驳的老方瓜，一捆翠意未尽的苞米叶，一堆玲珑的小葫芦，还有几个干枯卷曲的老丝瓜瓤。旁侧零星摆着秋葵与眉豆，每样不过两三斤，却透着一种从容的丰盈。目光轻抚过这些满溢秋实的作物，思绪不禁飘远，恍惚间，母亲当年那忙碌而细碎的“小秋收”身影，又在记忆深处清晰起来。

母亲的“小秋收”，是盛大秋收前奏响的轻盈序曲。当地瓜与花生仍在泥土中沉淀最后的糖分，苞米和高粱的籽粒染上七八分成熟的醉意时，母亲便开始了她的小秋收。

初秋尚存夏的余热，母亲唤上我和姐姐去地里采绿豆荚。绿豆种在地瓜沟里，是母亲的奇思妙想。纤秀挺拔的苗儿与地瓜保持着默契的距离，互不干扰。然而采摘却是极费周折的，需在茂密的地瓜藤蔓间跋涉，还要提防暗处的蛇虫。绿豆零星散落，不成行列，我们背着编织袋满地转悠。豆荚成熟不一，需隔几日便去一趟，否则便在秋阳下炸裂。母亲看着鼓胀发黑的豆荚，满眼喜色：“这绿豆多实成，都快撑爆了。地瓜沟闲着也是闲着，这些都是白赚的。”兴致高处，她竟哼起了小曲：“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，蚕豆花儿香呀蚕苗儿鲜……”

红豆、红小豆则见缝插针地安家在果园空隙、田埂坡头。这些豆子脾性极好，不择地力，给点阳光便灿烂，届时定是豆荚挂满枝头。采摘时虽然需在果园中曲折寻觅，却比地瓜沟里轻松许多，途中还能摘颗酸涩的伏苹果打牙祭。

果园旁的乱石堆上，密匝的方瓜藤间藏着惊喜。扒开藤蔓，几个老方瓜现出原形，被秋风镀上红黄相间的色泽，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。母亲自语道：“天天扒拉着摘，还是有漏网之鱼。”这些意外收获的瓜，口感又甜又糯，搬回家堆在过道里，金黄灿灿，宛如镇宅之宝。

母亲的小秋收，是一场关于土地与智慧的无声博弈。母亲像一位精明的棋手，在土地的边角料里落子，将那些被旁人忽视的缝隙，点化成了丰盈的源泉。苞米地里的菜豆，是这场博弈中最巧妙的伏笔。在地埂边的苞米间隙，她隔老远种上一棵菜豆。这一棵，对苞米而言不疼不痒，无争养分之虞，无挡阳光之忧。菜豆藤蔓攀爬于苞米秸秆上，苞米长穗，菜豆结荚，两全其美，共生共荣。当金黄的玉米穗沉甸甸挺立时，干枯的菜豆荚也在风中摇曳。剥开粗糙的外皮，露出饱满的豆粒，晒干后存入布袋。熬粥时撒上一把，那股软糯鲜香，是岁月沉淀后的滋味，更是母亲口中“白赚”的欢喜。

这种“白赚”的智慧，贯穿了母亲的整个春天。当邻里还守着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”的农谚按部就班时，母亲的炕头上早已绿意盎然。瓦盆里的丝瓜、葫芦、方瓜苗，是她提前布下的棋子。春风一暖，这些幼苗便被移植到最不起眼的角落：南墙外的葫芦藤顺着门楼攀爬；猪圈顶棚成了葫芦的天然支架；墙根下的树枝垛被丝瓜藤泼辣地占领；窄夹道里的香椿树间缠绕着眉豆的柔蔓。这些作物从不挑剔出身，它们在猪圈旁、墙根下、树隙间肆意生长，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。秋天来临时，老丝瓜变成了天然的洗碗布，葫芦剖开成了舀水的瓢和盛物的容器，甚至成为父亲下水捕鱼浮力的助手。这一切，没有占用一分粮田，却填满了生活的细枝末节。

母亲对这些“编外”作物的照料，虽不如大田作物的隆重，却从未懈怠。除草、浇水、探望，每一个动作都透着珍视。正如俗语所言：“春天捅一棍，秋天吃一顿”，这些零星的收获，是灶台上最灵动的点缀，不仅改善了清贫岁月的伙食，更凝聚了母亲对家人深沉的爱意。在那段物资匮乏的时光里，正是这些从泥土缝隙中抠出的“小秋收”，构成了母亲为家人撑起生活底气的坚实基石。

# 灶变

李成殿

农家炊烟袅袅升，老树斜阳映窗纸。这句带有诗意的文字，是我用来描写过去农村傍晚的景象。千百年来，人们把炊烟看作是老百姓富裕祥和的象征。然而，近几十年来，围绕农家炊烟这一原始而传统的话题，在我们胶东地区悄悄发生着改变。

1982年，我第一次去黄县（今龙口市），来到妻子家中。妻子家的房屋不大，比普通黄县房要小，但是，年数久远，从漆黑粗壮的屋梁上可以估计出，房子有近二百年房龄。三间半正房，中间为过道和东西锅灶，正房后有夹道。房子虽小，但是样样俱全。

天还没有黑，岳母就忙着给我们做饭。只见她老人家揭开大锅盖，往锅里添上水，放上笼屉，将几个玉米面饼放在笼屉上，盖上锅盖，开始往灶膛里加草烧火了。老人坐在凳子上，右手拉开一个形似木箱子上的手柄，一推一拉，发出呼呼的声音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物件。岳母告诉我，这叫风匣，有了它，火好烧，又省草。

岳母往锅里添玉米面做稀饭，我利用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，用右手拉手柄，干得很顺。看到灶膛里没有草了，就得两只手一起往灶膛加草，这边风匣就不工作了。这个做饭的工作真不简单，不但有学问，双手还要有协调性。真是三百六十行，行行有门道啊。

我对风匣产生了兴趣。第二天，我利用空闲时间，对风匣进行了观察。抽開箱盖上的板子，里面的机关尽收眼底。推板、鸡毛，这些看似简单的机关，却反映出我们先人聪明的头脑和无限的智慧。它产生风力，助力灶膛中的火焰燃烧得更加旺盛。

后来，每到做饭，我会主动帮助岳母烧锅。岳母炒菜，铲子和锅的摩擦声和风匣的呼呼声，就像一串快乐无比的音符，美妙动听。现在每每回想起来，我还会沉浸在幸福之中。

1985年春节回黄县，

发现岳母家里的风匣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电吹风机。问岳母风匣哪去了，岳母说，现在用电方便，家家都用电鼓风机，这样，既方便省力，又不占地方，比风匣好多了。

一场革命，在农村千家万户悄无声息地进行着，那祖祖辈辈使用的风匣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岳母说，现在老百姓可以用煤烧饭，用煤取暖了。这比用草烧饭干净多了，也省出了空间。过去，家家都要准备一个大草垛，有时候大队里草分得少，不够烧，要节省着用。

自从用煤取代了草，人们在享受便利生活条件的同时，也会遇到很多麻烦。冬天，人们用煤烧饭，用煤取暖。每到傍晚，县城和村庄上空，会飘着一层浓厚的煤烟，煤烟里的含硫物质会散发刺鼻的味道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，我们全家北迁到了龙口市。人们的生活条件在不断改善，最突出的一点，就是人们普遍使用上了罐装液化石油气。这是一场新的变革。

有了液化石油气，就要装备灶具，就要配置炒锅、蒸锅等现代化的厨房设备。这些灶具改变了过去一家只有两口大锅的状况，让烹饪变得更加方便与快捷。当年，我曾经做了一期《记者观察》，题目就叫《农家炊烟稀》，读者反响热烈。

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，人们的居住条件也在悄悄改变。人们拆去陈旧的老屋，腾出土地，集中连片盖住宅楼。这些小区都具备“七通”，其中最主要的是燃气通和热力通。燃气通是管道天然气直通每家每户；热力通是冬天人们能够享受到集中供暖。

农村人的生活观念同样在改变着。他们拆去大锅灶和古老的炕床，取而代之的是天然气灶具和时髦的席梦思大床。取暖使用电热毯和空调，家里家外干净明亮。过去烧火排烟的烟囱也从房顶上消失，现在的村庄，很少见到炊烟升腾的景象了。

# 咂甜秆儿

赵明通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一分钱一块的糖果，便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美食。除了过春节能吃到几块，平时很少能吃到。过完年，孩子们都能攒一点私房钱，包括几毛压岁钱和吃饺子吃到的几分钱。记得有一年，我从我的私房钱里，一下子拿出了5分钱的硬币，买了5块糖果，一口气吃了下去，大大地过了一把瘾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心里还有一股甜甜的味道。

虽然很少吃到糖果，但农村孩子却享有一项特有的甜蜜福利，这就是：咂甜秆儿。

所谓甜秆儿，就是在玉米收获季节那些含有甜汁的鲜玉米秸秆儿。咂甜秆儿，就像吃甘蔗（当然，那时我们没见过更没吃过甘蔗）那样咀嚼和吮吸甜秆儿里的甜汁。在生产队干活的父亲们收工后，大都会带着一捆经过挑选的长半米左右的甜秆儿，拿回家供孩子们享用。社员带回家几根甜秆儿，队长也能理解。那甘甜酥脆的甜秆儿，不说孩子们，大人也喜欢吃，所以队长采取了默许的态度。

但有一位大叔的行为引起了队长的注意。拨玉米那几天，大叔拿着一个大号的粪篓子，每天回家时，篓子里都装得满满的，沉甸甸的，上面还盖了几把野草。有一次，队长让大叔停下，翻开野草一看，篓子里盛的不都是能咂的甜秆儿，也有一些不能咂的玉米秸秆儿。队长明白，大叔拿回家的这些不能咂的玉米秸秆儿，晒干后可以当做饭的烧草。这些掰下棒子的玉米秸秆儿可是生产队养牲畜的主要饲料，大叔的这种做法确实有些过了。好心的队长小声对大叔说：以后别这样了。

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我很羡慕那些有甜秆儿可咂的小伙伴们。一位小伙伴知道后，就经常送几根甜秆儿到我们家。我很感激他。

成为小学高年级学生后，秋假时，我们到生产队参加劳动。收获玉米时，我们可以用镰刀砍甜秆儿。开始，我们砍一根就要尝一尝，甜的留下，不甜的扔掉。后来，我们学到了经验，那些不结玉米棒的，我们叫它“孤乖”，还有那些表皮是深蓝色或紫红色的，一般甜度都大。干半天活儿中间歇息时，我们就美美地咂上一顿甜甜的甜秆儿，既充饥，又解渴，很是过瘾。

感谢甜秆儿，它让我们在生活艰难的童年时期，经常有甜蜜相伴。